

青岛出版社

赵嶽说

小说





赵嶽小说

青島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书 名 赵嶽小说
作 者 赵 嶽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 - 8662
责任编辑 孙华文
封面设计 刘 媛
印 刷 青岛双星集团华信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850 × 1168 毫米)
印 张 11.5
字 数 300 千
印 数 1 - 5000
ISBN 7-5436-2366-8/I·370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孙拿轶事	(1)
悲歌	(11)
目光	(31)
板腿外传	(36)
海滩,有四行脚印	(72)
李桂枝	(75)
连歌	(83)
怪圈	(88)
梦幻记	(90)
“攻”	(98)



思变	(112)
仨妮子	(117)
蛇藏	(145)
这才是爱	(162)
仲秋夜的故事	(177)
抢来的媳妇	(182)
道中有盗	(192)
乡曲	(229)
偷头记	(267)
珠儿的歌声	(286)
皖南春秋	(309)



孙拿轶事

孙拿既喜欢也擅长演戏。就是当报幕员、时装表演员，只要她出场，欢乐喜悦的气氛就会马上别开生面。要问是什么原因吗？你自己去观察、分析、研究吧！

不知从啥时候起，她把孙秀这名字改成了孙拿，但从从不向他人声明此事，只是在书信、便条的签名时，才写出孙拿二字。据传，还是在她上高中的时候，因为读了《孙子兵法》和《拿破仑传》之后，对两位中外名人十分崇拜。凑巧她姓孙，就改秀为拿，成为孙拿了，以此铭志，表现出一副爱“武装”不爱“红装”的气派。

青年人，不论是姑娘或是小伙子们，哪个不羡慕她不光脸蛋生的俊，举止大方，娴于辞令，并具有很高的表演天才。那眼睛，那神态，那身段，那走起路来吊起的脚后跟，都会告诉你，真美呀！她一定是个演员了。在一个百万人口的



城市里,每年能在市级某些场合和电视上露几次面,说来也算大出风头的了。

要说出风头,不是谁想出就能出,人人都能出,那还叫什么风头呢?可是,一个大集体丝绸厂的女工,二十四岁了,连个对象都没有。同事们说她:就因为爹娘赋予她个标致的模样,伶俐的口才,让人看了高不可攀,甚至有些生畏呢?因而,很少有人敢前来问津。说来话长,在二十一岁那年,有一次到南京街去买日用品,无意中被华汇电影制片厂来本市拍片的金导演看上了,认定她是未来的明星胚子,要把她带走。当时由于父母的反对,大集体单位调动的难办,虽经一番努力,拖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很快,华汇电影制片厂要调孙拿当演员的风波传遍全市。这风波尤其冲击了市电视台、话剧团,直至各行业的宣传部门。一时,借调她的人络绎不绝,使丝绸厂的领导大伤脑筋。无奈厂领导经多次研究讨论,终于不得不割“爱”了。不论哪个单位来借调,从不拒绝。自此之后,一年四季十二个月,除了开工资拿奖金之外,她难得有机会回厂一趟看看,赶到她去外地时,连工资和奖金还得由丝绸厂派人给她送到家里去呢。

电视连续剧《翱翔的海燕》拍摄刚一结束,休息都未得空,市话剧团就来电话借调她。因为话剧团团长韦治自编自导的话剧《神圣少女》脱稿排演时,正赶上主演黄金凤身怀六甲七个月,韦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幸亏有人提醒,请孙拿顶黄金凤来演主角。

孙拿一到,她那窈窕柔和的腰肢、会说话的眼睛、扇似的睫毛、白里透红的细腻皮肤、旋风似的步履,让韦团长着实地愣了一下,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换换服装,根本不用化妆,她便可登台演出。经过几次辅导、排演,她很快地显示出了高超的表演才能。韦治暗自心中贺喜:“天才、天才,实乃新秀,前途无限!”这时黄金凤在他心目中,已由原来的金凤凰遽然就成了水鸭子,一落千丈。

《神圣少女》的演出,正赶上大中小学在进行理想教育。由于



这个戏对青少年富有教育意义，两个多月，场场座无虚席。因市级报纸、电视台、电台，再三地叫好捧场，致使近年来低沉的话剧超过了电影的影响。孙拿就好像成了那位神少少女，神少少女就是孙拿了。她成了一时的风云人物，人们在饭后睡前总要谈论她一番。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自从孙拿演戏成名之后，在上下班的途中，常遇到一些老同学、同事、亲朋好友的祝贺、赞美，不过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麻烦事。有一次，她独自在马路上行走，迎面突然走来了几个嘻嘻哈哈的小伙子，擦肩之际，就听一个说：“哟！她就是孙拿！漂亮极了！看一眼就够滋味的。”另一个接着说：“馋鬼，要是给你做老婆，能把你恣死是不是？”“哈哈……”这话送到她耳朵里，真似钢针刺得她的心脏像触了电一样，从头顶麻到脚后跟。她真想骂他们几句，可理智没有让她这样做，反而又使她想起了几天前听到的风言风语：黄金凤在家坐不好月子，扬言不满月子就要去上班，还发誓：“只要孙拿当不了韦治的小老婆，我黄金凤就要给她点脸色看看。”不用说，这话的来由，是因为孙拿成了一时的风云人物。要不是正赶黄金凤生孩子，这“风云人物”的荣耀哪会落到孙拿的头上。可话又说回来，你黄金凤演了这么多年的戏，怎么就当不上“风云人物”，人家孙拿第一次演剧，就能当“风云人物”，不管怎么苛求，也不该怨人家孙拿啊！为孙拿据理力争的当然大有人在。

就在这天晚上，孙拿刚进门，饭还没有吃，女友柳菁慌慌张张，一头扎进门来，带点诡谲的神态，凑到孙拿的耳边说：“拿拿，听说韦治和他夫人离婚啦！”一时弄得孙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心想，他离不离管我什么事？孙拿正用眼神发问似的望着柳菁。柳菁接着说：“怎么，你还不知道？”孙拿睁大眼睛发愣：“他们的事我怎么知道？”柳菁见孙拿确实是蒙在鼓里，就从头到尾讲了在外面听到的关于孙拿的谣言，说韦治离婚是为爱着孙拿的缘故。孙拿一听，肺都气炸了。柳菁一走，她晚饭也没吃，就和衣躺在了床上。

海滨城市闷热潮湿，夏季尤甚。孙拿住的斗室，闷得使人喘不



过气来。妈妈摇着扇子进来说：“孩子，刚才你同学来，什么事你都明白了吧！你爹和你哥也是前几天听到的，还没来得及给你讲。这些话不是有脸有皮的人干的呵！赶快回工厂吧，要不，全家子人都放不下心……今后全家都不好做人了。”孙拿的父母和兄长，都深信她做不出那种事来。可流言蜚语这玩意，也不能小看了，有时会凶得很呢！不光令人一时难堪，甚至让你无法做人，还会闹出人命来。孙拿躺在床上，苦思冥想了好一阵：黄金凤啊，黄金凤，你我无仇无冤，又互不相识，你坐月子，我替你演戏，又是你们剧团把我请去的，根本谈不上我有损于你的利益问题，难道我将戏演好了就是罪过？只有失败你才高兴？这真使孙拿太伤心了。

这时，一辆小面包车在她家门口停了下来。

随着一阵敲门声，有人问：“孙拿同志在家吗？”屋里静了好长一段时间，门才打开。孙拿出来看看来人，没有说话，因为不认识。来人自我介绍是外贸局宣传科长，然后讲到《神圣少女》剧组近两天停演休息，外贸局想请孙拿于明后两天对外商讲解出口商品和进行服装模特表演。从明天起每早七时有车接，一天三餐都在局里吃。孙拿心烦意乱，懒得多言，就点头答应一下转身进屋去了。

多年来，孙拿在借调工作中的再借调，已不再通过原单位，只要借调单位和再借调单位商议妥就行了。孙拿只要有时间，也从不推辞，一概应承。她越是如此痛快，社会上流传着的谣言就越多。有时她也不免有点顾影自怜，暗自长叹：“做个女人真是难，要想干出点有理想的事来，更加难！”每当这时，她总是不自觉地想起她所崇尚的先贤们。孙武的知己知彼、足智多谋，遇事沉着清醒、运筹自如；拿破仑的顽强搏击、无私无畏，遇事当断即断、处置泰然。这一切似乎又给孙拿带来了勇气，由烦躁转为沉着起来。

在风浪骤起的大海上，有经验的舵手，都把船对准浪头开去。逃避风浪的舵手，大都会葬身鱼腹的。在社会风浪里的孙拿，似乎也懂得这种道理。就像阵前的将军，炮声虽然惊人，但怕有何用？逃



跑就是死亡，只有冒着炮火前进，才有取胜的可能。孙拿的这些想法，可能也是从孙子和拿破仑的丰功伟绩中体会到的。

从孙子和拿破仑那里，她得到了勇气和力量，但她觉得还不够。她知道，孙子和拿破仑的成功，除了他们具有超人的智慧之外，还有一定的官职和地位，否则他们也会一事无成。现如今，孙拿要获得成功，拿破仑时代及地位是得不到了，但起码也不能比同龄人差。孙拿是务实的，她明白眼前最要紧的是得到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因为大学文凭可以使她的勇气和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更何况文凭在人的一生中，攻可以战，退可以守，因而具有相当的“战略”意义。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她下决心要弄到一张大学文凭。她清楚地记得刚就业那年，她曾上过一年半业余大学，后来懒得上下去，半途而废了。现在她听到不少人办出了大学文凭，有的上业大时间还不如她长。当然，孙拿也风闻其中的一些奥秘。她想来想去，觉得自己也有很大的希望，即使办不了本科，办个大专也行。

孙拿记得，《神圣少女》首场演出后，曾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接见。其中的孙局长，就是教育局分管业务的局长。听说这类事他办得不少，找他准有办法。孙拿似乎还能回想起来，孙局长和她握手时，那笑眯眯的双眼珠，嵌镶在他那上下凸起的眼框里，胖胖的中等身材向前弓着，看上去很有礼貌并富有修养，使人乐于接近。当时，他的手还不时地摇动，蠕捻着她的手，使她至今记忆犹新。

事不宜迟，孙拿很快拜访了孙局长。答复是圆满的：办个大学文凭没有问题，时间嘛，还要拖一段，因为办理手续复杂，并且刚办完一批，等下一批吧。逝者如斯夫。转眼之间，几个月过去了，孙拿的文凭却毫无信息。虽然她后来又数次找了孙局长，可局长总是让她耐心等待。她那个机灵脑子一转，根据社会上流行的惯例猜测，可能这是个“礼”的问题。于是孙拿打听到了孙局长的住址，带着厚礼来到了孙局长家。一进门正看到孙局长，孙拿赶快放下礼物，像演戏一般，给孙局长深深鞠了一躬。喜得孙局长双手握住了她的纤



指，高兴得又是搓又是蠕动个不止，直至把孙拿拉到客厅沙发上坐下，还没有放开。孙局长那双有点发红的眼睛，像钉子一样，死死盯在孙拿那眉清目秀的脸上，舍不得半点移动。孙局长笑容满面地说：“小孙，带东西干啥？又不是外人，你一来我就很高兴了，嘿嘿！”孙拿这才趁机把手从孙局长的双手里解放出来，孩子似的笑了笑，然后揣摩着说：“孙局长身体好吧？”他满面春风地笑了笑说：“我什么病也没有，干工作还常和小伙子比着干呢。”两人对笑了一阵。她又鼓了鼓勇气说：“孙局长，你还得让我等多长时间？”孙局长听了似乎不明白：“我是……”孙拿表现出有些惊讶：“办文凭的事你给我忘啦！”孙局长忙接过话来：“哪里话，没忘没忘，怎么会忘呢？”“好吧，孙局长，你说什么时间我来拿文凭，我听你的！”孙拿说话既天真又干脆。她哪里知道，自从她一踏进门，孙局长就完全陶醉在她那女性的馨香里，早已神魂不定，想三想四去了。因而回答孙拿提出的问题时，就颠三倒四，不知所云了。关于孙局长以往的风流轶事，她是一无所知的。她只把他当成高干、领导、长者；把自己当成小兵、下级、晚辈。而孙局长恰好相反，偏偏要毫无保留地抹去这个差距，使两人在所有方面等同得越彻底越好。他把手轻轻地放在孙拿的肩上，然后拍了拍，又落在她的肩上停住。此时，他恨不得把那肥胖的头脸从他那双肩上滑下来，滚到孙拿的香鬓前：“非常容易，非常容易，办个大学文凭有什么难的！”胡荏子虽然把孙拿的耳际挂了一下，她仍然把他当成老人、长者对待青年人热心亲昵的举动，根本没往“那”方面去想。何况隔壁的门半掩着，孙局长的妻子和孩子都在那儿看电视呢！

双方一个对大学文凭热切盼望，一个对美女靠身垂涎三尺，两人都不觉时间过得飞快，直至挂钟轻轻地敲了十下，这才提醒孙拿是告辞的时间了。

孙拿站起来和孙局长告别。孙局长动作麻利地紧靠着她送行。当他们出了门口，走到楼梯弯道的黑暗处，因刚离开灯光不久，双



目什么也看不见了。沿着楼梯走了几步之后，孙局长几乎关心地要把孙拿抱起来了，步子慢得几乎要停止下来。当孙局长的手由孙拿的背后移动到她的腋下胸前的一刹那，孙拿全都明白了：一个正经的黄花姑娘，岂能一口吃下这碗苍蝇。她高喊了一声“流氓”！手朝孙局长的脸上一把抓去，用尽全力猛一搯，脱出身来，一口气跑下楼梯。她小跑着回到家里后像喝了一瓶烈酒，心跳过速。她倒在床上，通宵未眠，在觉得自己太傻气了的同时，也意识到文凭变成了黄粱梦。

后来孙拿才知道，孙局长家门口那段楼梯，曾是他多次风流轶事的风水宝地。有时弄巧成拙，也因为他根子粗，腰板硬，从未受过处分，大不了调动一下单位，有时还能由副职变成正职呢！

好事不出门，坏事飞千里。“孙拿在教育局孙局长面前耍贱卖俏，目的要换个文凭。人家孙局长劝导她几句，她反而血口喷人，骂人家孙局长是流氓，真是不要脸，咋好意思的。”一传十、十传百，当然免不了要传到黄金凤耳边。这时的黄金凤，正像一个被困在山涧里的将军，水断粮绝时，忽然来了救援的雄兵，又向孙拿发起了进攻：“哼！不睁眼的韦治，偏偏捡了个破鞋顶替我演主角，连我的人都给丢了。还有那些报纸、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们，都是一些有眼无珠的色鬼，要不然怎么会捧着破鞋当牛吹。”

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像洪水似猛兽，直向孙拿和她的家庭扑来，让你吞下去吐不出来。这些话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政府部门无法管，公安、法院又不爱管。有些人就是乐意把她当笑柄来谈论，你孙拿能有什么办法。虽有几个好友想打抱不平，可打谁去呢！孙拿呵，孙拿，只好伸伸脖子，鼓鼓肚子全都咽下去吧，别的什么好办法也没有呀！

孙拿和常人没有两样，她也有七情六欲。

随着年龄的增长，谈恋爱是很正常的事，可在这狼狈不堪的气氛中，谈恋爱也成了问题。一方面她自己不愿意，要谈就须费许多



口舌,况且有时口舌是说不清的。另一方面,别人不敢和她谈,无风不起浪,谁敢保证她作风就没有问题,找那个麻烦干嘛!天下好姑娘有的是,非她孙拿不成?于是孙拿的恋爱就这样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了。

好友柳菁常和她谈心,可以说有点志同道合。实际上孙拿就是没有人开导她,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在她思想深处,并没有自我一蹶不振的念头。我行我素,问心无愧,勿须自伤,让那些谣言自生自灭吧。

一天,柳菁忽然推门而进,情绪十分懊丧,一句话未说完,就哭了起来。孙拿扶着她坐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柳菁边哭边说:“我弟弟被逮捕了!”柳菁的弟弟柳刚是铁路局工务段的一个技术工人,孙拿知道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做坏事,因而忙问是怎么回事。柳菁哭诉着说:前天晚上柳刚路过南京路,正遇上两个青年打架。他上前劝解,可双方谁也不停手。柳刚急中生智,顺手掏出个红封皮工作证晃了晃说:“我是公安局的。”两个青年吓得立即停下了斗殴。真是无巧不成书,派出所的同志恰好赶到,就把这两个青年和柳刚一起带回派出所问话。经询问,教育,把斗殴的两个放走了,柳刚却落了个冒充公安干警的罪名被扣留起来。老实的柳刚虽再三辩解,但在执法如山的民警面前,也无济于事。

孙拿听了很不服气,做好事也要被抓?这是执的哪家法?!她先后跑了法院、法律顾问处和南京路派出所,为柳刚鸣不平。她认为对柳刚的处理应适当,他是为社会做好事,因为是法盲,不自觉地触犯了法律,因而应视情节事实,从轻处理,拘留是过重了。

只因孙拿为柳刚四处奔波,被南京路派出所通知了她所住街道的派出所和办事处,说孙拿与犯人家属勾结,散布谣言,拉拢公安干部,为罪犯开脱罪责。孙拿因此受到派出所、街道办事处的训话。孙拿当然不服,亲自找到市公安局局长陈彬。

陈彬局长,也是在孙拿演出《神圣少女》时参加接见的领导之



一。经孙拿自我介绍之后，陈局长才回忆起来，并由此联想到她和教育局孙局长的轶事，不由心中暗暗一悸。心想，真是艳若桃李，有冷若冰霜的气质。但他马上转惊为笑，态度和蔼地听取了孙拿的意见，并对此事派了专人调查，情况百分之九十九属实。就这样，柳刚被关了二十天，终究还是放出来了。

可是，勾结犯人家属，为犯人翻案的新闻，不久就传到了黄金凤的耳朵里，她像一个拥有千军万马的将军，这次要置对手于死地了。以前在家坐月子，为了主角一事心神不安，现在却十分安心了。分娩已经半年多，她也不上班。韦治去探望，她躺在床上说虚得厉害，连床都不能下！她知道韦治不敢再用孙拿了，会来求她，便撒起娇来。

孙拿的声誉，经过三次浪潮冲击后，一落千丈了。假如把孙拿演《翱翔的海燕》、《神圣少女》的赞美声誉同现在社会上流传的关于她的谣言相比，也是望尘莫及啊！现在不但话剧团、电视台不敢借用她，就连外贸局、服装公司等单位，也不敢再请她去搞什么讲解和表演了。孙拿的家由原来的门庭若市，遽然变得门可罗雀了。

没人借用，当然不能老呆在家里，只好回工厂去。工厂里对孙拿在外面招惹的风言风语，也传得达到了白炽化程度。因而她刚一回厂，就像又掉到一个酸、辣、苦、咸的水缸里，虽然淹不死，但泡得也真够呛！

孙拿像落在海边的一块石头，由于海浪的时时拍打，想要安宁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回到山里的故乡，才能静下来。也有人不是这样想，像黄金凤，她认为孙拿好像一片树叶，偶然的会被风吹起来，现在已经落在污水池里，沉到了水底，永无翻身之日啦。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孙拿回厂工作不足两个月，华汇电影制片厂的金导演，在三年后的今天，带着组织介绍信，很快地办好了调动孙拿工作的一切手续。除了厂个别领导知道外，孙拿神不知鬼不晓地被金导演带走了。直至华汇电影制片厂出厂的影



片《局长的女儿》、《把灵魂押给魔鬼的人》、《当今青年》等影片公演，充当主角的孙拿已名噪全国，成了影坛上的新闻人物，原来的那些乌云便不吹自散了。这个道理会使聪明人叹息，糊涂人还是不明白的。



悲 歌

庙寺留给历史多少传奇？大多流传在人们记忆中，笔者捕捉到的决非是近似荒诞的故事。读者从中定会窥见社会大潮流的些许真实的因素。

——题记

深秋季节，天高气爽。

赭红色残阳，挥着一支无形的彩笔，在天地间赶制着一幅巨型写意画。置于画板上的大千世界，显示出一种朦胧的诗意美。眼下这暖润柔和的情调，给人游离以特定时节的感觉。

创造光明的太阳神，在小憩前逗留的片刻间，把一个深情的吻馈赠给齐鲁大学的校园。那已有几十年历史的教学大楼和近几年崛起的新建筑群，如罩上一层半透明的轻纱。

历史系研究生顾新生，慢悠悠踱出导师金



鑫的办公室。那即将遁去的夕阳的斑斓彩霞，调皮地从蓊茸的枝叶间跃下，围裹着他，好似有意向他略显忧郁的脸上，涂抹着油彩，撩拨他发笑。然而，此时此刻的他，怅然若失，有些发呆抑或发愣，外界因素对他的感官刺激已失去正常的作用。微锁的眉头、走神的眼波怎能与笑产生必然的关联呢？

晚餐时间已到，顾新生却并未朝学生食堂走去。他腹内裹满了说不清的愁绪，只想发泄一番，没半点食欲。鬼使神差，一双不由自主的脚，踏上了通往校园东南角的五星山的小径。

五星山是老一辈才学兼优者的摇篮，又是新一代情侣们的鹊桥。陡缓的山坡、横亘的山脊上，栽满了北方常见的塔松、白杨和橡树。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曾写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名言。借用古人的这句话来描摹五星山，是再贴切不过的了。正由于驰名当代社会各层次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多有曾就读这座综合性高等学府的人，五星山便与齐鲁大学齐名，不仅在当地无人不晓，而且与日俱增，在全国颇有名气。

往届学生，习惯于课余或假日在五星山的怀抱里探讨问题，畅谈理想。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尽可袒露给这足以信赖而绝不会泄密的圣母。近些年来，这位圣母又成了恋人们心目中的丘比特的化身，部分情窦初开的妙龄男女在此幽会。

如今，顾新生的到来，是属于哪一桩的呢？两个月来，他连续给妻子发出两封提出离婚的信，至今未收到拒绝或同意的答复。时间越长，他的负荷越重，有一种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连日来，他茶饭不思，心绪烦闷，及至搅扰着学业。在事情没有结局之前，他不想让任何人洞察到心底的隐私。作为一个研究生，他深知声誉对自己前途的波及和影响的重要。现实生活是矛盾的，旧意识和新观念、传统美德和富有时代特征的行为，无时不发生着剧烈的冲突。褒贬各一，认识迥异，又导致人们对此的评价大相径庭。顾新生就处于社会激变的矛盾之中，他自身又是一个既对立又